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二六次會議

第十六年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26)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秘書長節略(S/4606 and Add.1);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及七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14, S/4616)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二十六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O. LOUTF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26)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秘書長節略(S/4606 and Add.1)；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及七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14, S/4616)。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秘書長節略(S/4606 and Add.1)；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及七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14, S/4616)

一. 主席：依照以前的決定，如果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中沒有人提出反對，我就請比利時代表列席。

Mr. Walter Loridan (比利時)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PADMORE (賴比瑞亞)：敝國代表團對於這次被召集來參加安全理事會會議，討論比利時干涉剛果共和國的問題，深感詫異。

三. 第一，由於賴比瑞亞最近才成為理事會的理事，我們總覺得理事會中各國間的關係與大會各委員

會中的情形一樣。如果有某一件事情發生，或者一位代表對於某一個亦為另外一位代表所關心的問題得到了新的訓令，那末他們就會彼此討論，設法得到對方的同情或意見。

四. 賴比瑞亞在安全理事會中的這個位置不但是代表賴比瑞亞，同時還代表非洲包括剛果的人民在內。因此敝國代表團代表分裂的剛果共和國中各種政治派系。況且敝國代表團現在正在積極參加聯合國中的各種途徑與各種努力，以謀求剛果人民的和平與安寧。賴比瑞亞有軍隊在剛果，它是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同時又是聯合國剛果調解委員會的委員。

五. 非洲民族主義者所要求的只是非洲人民自治與世人和平相處的權利。我不敢確定外界的干涉是不是沒有引起非洲人的疑忌。全世界都知道比利時之容許在這個地區有侵略行為殊非它身為聯合國託管領土管理當局所應有的國際行為。就是比利時代表於昨天向安全理事會發言的時候對於這一點也承認的〔第九二四次會議〕。此外，比利時政府又經再度保證這種事件不再發生。

六. 非洲人對於聯合王國代表的發言〔第九二五次會議〕深感不安。事實上一切事情似乎都是非常偶然的，好像鄰居誤殺了一隻貓似的，究竟比利時這種態度還要維持多久？究竟比利時的同盟和友邦還能繼續給它多少支持？

七. 非洲人對於法國與土耳其代表的發言〔同上〕，就有關非洲的問題來說也並不怎樣特別。希望不久就會天亮。

八. 其他我們聽到的關於非洲的消息就是蘇聯決定在有別的歐洲國家牽涉進去的時候挺身而出的態度很受到歡迎。不過我已經說過了，安全理事會這個會場，有時並不一定是解決問題最好的途徑或最適合的談判場合。

九. 在我們看來，比利時政府之答應剛果共和國衝突中的一方利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為軍事基地，就是違背了它在憲章下和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

日大會第四特別緊急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及大會在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五七九(十五)下的義務。因此，我們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了一個我們認為顯然足以應付當前局勢的決議草案[S/4625]。

一〇．有些發言的人說，此次違約情事，並無證據可以證明確是由比利時所主使，可是事實告訴我們，不是如此。從秘書長與比利時政府之間來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比利時充分知道剛果衝突的一方要以那個託管領土作為軍事用途，可是卻並沒有去制止這種違約情事。第二，當軍隊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也沒有去阻止他們登陸。最後等軍隊在盧安達烏隆提登陸以後，比利時當局曾讓他們安全通過到布卡卓。這些都是至少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認為這些事實不但違背了憲章和託管協定，而且也違背了方才說的大會所通過的兩個決議案。

一一．我們的發言祇是針對着現在這個項目：利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以便利剛果內戰一方軍事行動之進行。我不想花費安全理事會許多時間。敝國代表團已經表示願意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一個內容和緩的決議草案，這只是因為比利時已經向秘書長保證這種事件不再發生。因此我們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決議草案只是希望它能够導致剛果共和國複雜問題的解決。

一二．主席：我現在希望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的身份說幾句話。

一三．在討論這個問題的實質以前，我預備把敝國代表團對於剛果問題的立場大概扼要地一說：這個立場最近曾經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外交部長 Mr. Fawzi 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在安全理事會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大會中加以說明。Mr. Fawzi 在安全理事會中說：

“這裏或任何地方的人都不能否認只要剛果有任何的帝國主義者存在，即使它所用的名稱不同，那麼不和，‘傀儡’與破壞剛果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情形是一定繼續會有的。同時也沒有人能夠否認，一旦帝國主義消滅，那麼傀儡也會消滅，真正的領袖就會出來，統一獨立的情形馬上就會普遍於各地。

“我們應該勸說各方，必要時還應該施以壓力，特別是對比利時，以期馬上停止外力對剛果事務的干涉。

“同時，現在被拘禁的魯孟巴先生和其他剛果領袖應予立刻釋放，讓他們充分行使職務與個人權利。

“此外，聯合國應該採取一種更為積極的態度，以免剛果成為真空而讓比利時人與比利時的統治乘虛返來，同時亦應把比利時可以用作回到剛果來的最後一點藉口完全消滅。”[第九一六次會議，第九十八至一〇一段。]

Mr. Fawzi 在大會中說：

“我已經說過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相信，只要法律和秩序沒有建立，自由沒有保障，外國特別是比利時的干涉還在繼續，那就決不會有獨立的剛果，嚴重的事變就一定還要繼續下去，世界和平就一定受危險，所以我們第一步顯然是立刻取消這種外國的干涉。”¹

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看出的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在強調外力之干涉剛果、干涉的後果及其對於國際情勢所可能發生的嚴重影響。

一四．敝國政府的立場，同時也見於文件 A/L.331/Rev.1² 我們向大會提出的決議案中。可惜這個決議案沒有得到大會的通過；這個決議案表示了我們的意見，亦即我們為剛果問題尋求適當解決的努力。

一五．卡薩伯朗卡會議是經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總統 Abdel Nasser 參加的。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關於剛果的決議案，我現在把它唸出來：

“卡薩伯朗卡會議……

“……

“業經審議剛果之情勢：

“一．聲明出席本會議各國政府有意並決定撤回其在聯合國剛果行動司令指揮下之軍隊及其他軍事人員；

“二．重申其對剛果共和國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成立之民選國會與依法組成之政府。

“三．深信聯合國軍隊駐在剛果之惟一理由為：

“(a) 響應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之呼籲，聯合國即係經此政府之請求而決定設立其行動司令部者；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二卷，第九五〇次會議，第十一一段。

² 同上，第十五屆會，附件，第二卷，議程項目八十五。

“(b) 施行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情勢之決議；

“(c) 保障剛果共和國之統一與獨立並維持其領土完整；

“四．促請聯合國立刻採取下列行動：

“(a) 將莫布土的非法匪幫解除武裝並予解散；

“(b) 將監禁及被拘的剛果共和國國會議員及合法政府之官員釋放；

“(c) 重行召開剛果共和國國會；

“(d) 將所有比利時人及其他不屬於聯合國行動司令部之外國軍事及同軍事人員，不論其是否以此類身份出現或經過偽裝者，一律逐出剛果；

“(e) 將所有非法扣留之民用及軍用飛機場、無線電臺及其他設備交還剛果之合法政府；

“(f) 防止比利時利用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為侵略基地……進攻剛果共和國。

“五．決議如果聯合國行動軍司令部所以要進駐剛果共和國之宗旨與原則不能實現及得到尊重，出席本會議之國家保留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參閱 S/4626 and Corr.1。〕

這些決定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解釋本身就很明白的。無論如何，它們表現了敝國政府與其他參加這個會議各國政府的立場。我們認為，如果採取這些決定（我們確是要求採取這些決定的），一定可以獲得對剛果問題的積極解決。

一六．在這裏我要提一提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秘書長為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討論所提出的某些問題給卡沙扶布先生的一封信〔S/4606 and Add.1，第一節〕。在這些問題中我們所特別重視的是關於召開國會的問題。哈瑪紹先生說，召開國會恢復民主是一件非常迫切的問題。我不知道哈瑪紹先生有沒有得到卡沙扶布先生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的答覆。

一七．現在我要講到我們與錫蘭及賴比瑞亞代表團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S/4625〕中的兩大要點。

一八．我們知道秘書長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比利時代表“口頭節略”一件〔S/4606 and Add.1，第二節〕，請他注意剛果當局已經要求比利時駐布拉薩市大使准許開往布卡阜區域的莫布土軍隊使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的烏松布拉飛機場。

一九．十二月三十一日比利時代表致秘書長“口頭節略”一件〔同上，第三節。〕，告訴他剛果共和國總統曾經於十二月三十日致電比利時駐布拉薩市大使館請求在赴援布卡阜軍隊的緊急行動中有一部份剛果國民軍要當天空運到基阜，所以必須要讓這一部份軍隊使用烏松布拉飛機場。在這個口頭節略中，比利時代表說：“比利時政府得知剛果共和國總統此項請求時已獲悉有剛果國民軍在烏松布拉降落了。”

二〇．我們看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達亞爾先生的報告書〔同上，第四節。〕中說，秘書長立刻就知道我方方才所說的情報——口頭節略中就有——就是他們要求比利時政府讓一部份政府國民軍使用烏松布拉飛機場以及後來軍隊在該飛機場降落的事情。這個報告書中還說：

“情形是非常嚴重的，尤其是因為這顯然不是一個純粹的內部政權的鬭爭，最明顯的是聯合國的一個託管領土已在被一枝不屬於該領土的外國軍隊所使用，而另一方面又有軍隊以武裝滲透的辦法，通過國際邊界到達經安全理事會指定並由大會確認要秘書長特別負責的地區。”〔同上，第十一段。〕

本報告書揭發了一件事實——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莫布土上校的軍隊，據說有一百人包括三個軍官，是由一架 DC-4 飛機從魯路阿堡空運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早晨抵達烏松布拉的，而且：

“……他們裝在十輛由歐洲人駕駛的卡車裏，於剛過午夜的時候離開烏松布拉一直在盧安達烏隆提這一境內走，直到離開魯西西橋幾百碼的地方……到了橋頭，他們下車，這些卡車又開回烏松布拉。”〔同上，第十二段。〕

這些軍隊過橋以後，與當地的剛果軍隊發生衝突，後來據當地剛果軍隊報導說基阜方面的情形“業已在其控制之下，捕獲俘虜六十人”。〔同上，第十四段。〕

這樣，大部份越過邊界來的人都被捕了。

“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代表經駐在布卡阜對面盧安達烏隆提的向古古的比利時司令官的要求，越過邊界到那裏去和他舉行會議。他說他不知道這些軍隊的越界，不過說他曾經在盧安達烏隆提這一邊抓着了莫布土上校的軍隊約五十人並且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同上，第十五段。〕

這些都是秘書長特別代表的報告書中所說的情況。

二一。秘書長在他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致比利時代表的“口頭節略”[同上,第五節。]中說:

“根據這種種事實,上面所說的事件證明比利時政府下面的當局違背了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大會全體一致通過的決議案第六段,直接間接在對剛果的國民軍作軍事上的援助。這件事情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比利時的協助是通過了比利時根據與聯合國的協議而代管的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所有的設備就在這個領土上供給的,同時比利時與聯合國所訂的協定還包括了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神聖義務。”

二二。從所有這種種事實,可以明白地看出,比利時當局的舉動違背了國際法的原則,違背了它與聯合國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所定關於盧安達烏隆提領土的託管協定,也違背了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和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七九(十五)。根據國際法,比利時政府有守中立與不幫助任何人的義務,它應該解除莫布土的軍隊,把他們拘禁起來。只要稍為看一看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典籍就足以證明這看法是對的。比利時還違背了託管協定;因為託管協定中包括了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神聖義務,因此他不能採取任何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動。比利時當局在託管領土中違背聯合國一個決議案的舉動——照秘書長所說的——就等於是違背了託管協定,這尤其是由於目前剛果的特殊情勢和聯合國所負的特殊責任。比利時政府這種舉動毫無疑問的是違背了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的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尤其是正文第五段(a),各位都知道這一段要求所有的國家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妨礙法律與秩序之恢復之行動以及可能影響剛果共和國統一、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行動,尤其是違背了第六段,其中要求所有的國家不要直接間接以軍火及其他作戰物資和軍事人員和以軍事為目的的其他協助給剛果。這個決議案說得非常明白,絕對不能讓比利時幫助軍隊通過烏松布拉機場給曾經向聯合國及其人員進攻的無紀律的莫布土軍隊以軍事協助。

二三。比利時代表在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給秘書長的口頭節略[S/4621]及他昨天的發言中一面承認我們方才所指的事件,一面卻表示比利時當局並沒有違背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決議案的第六段,聲稱,如果他們採取任何其他態度——在烏松布拉解除剛果國民軍的武裝並加以拘留——則其對於國際和平

與安全所生的危險,要比把這些軍隊送還剛果領土嚴重得多。

二四。老實說,這些意見我實在不敢苟同。遵守法律,實行沒有人可以否認的國際法與聯合國決議案的規定,解除一百來個沒有紀律者的武裝,對於和平安全是絕對不會有嚴重危險的。

二五。比利時代表告訴我們,比利時當局把那些軍隊送還剛果共和國國境,他們的確是把他們送回去了,不過把他們送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這一點盧安達烏隆提的比利時當局不會不知道的。這顯然就是違背了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決議案的軍事協助。

二六。同樣的我們認為實在不容易說,比利時當局要是解除這些軍隊的武裝,把他們監禁起來,就會違背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4405],因為那個決議案要求各國不要採取足以妨礙法律及秩序之恢復及剛果政府執行權力的行動。而且比利時政府似乎已經知道它的錯誤,因為比利時政府代表告訴我們,比利時政府已經命令地方當局反對任何未經核准的過境,同時它不預備再核准任何過境。對於這句話,我們只能為之備案而已。

二七。這一件危害這個地方和平與安全的事件是非常嚴重的,並且構成又一次比利時對於剛果事件的干涉。我們的外交部長曾經屢次在這裏對於這一類事件加以譴責。

二八。我們的決議案中,另外提到的一點就是比利時軍事與同軍事人員、顧問及技術人員之參加。這件事已經辯論過好幾次,我們大家都很熟悉。各位都能記得,達亞爾先生曾經在他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日的報告書中講到這個問題。為舉例起見,我現在把他所說卡坦加的情形再說一遍:

“在卡坦加,比利時的勢力是無所不在的。事實上所有重要的民政與保安位置,不是直接由比利時國籍的官員擔任,就是由派給最近接任的常常沒有經驗的剛果官員為顧問的人所控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安部隊中根據最近所得的數字,在憲兵隊裏有一百十四名比利時軍官與一百十七名其他階級的比利時人,在警察隊裏有五十八名比利時警官。”[S/4557,第四十九段。]

我還想引報告書這一部分的結論:

“最近幾個星期中,比利時的活動增加了剛果國軍與卡坦加當局的不妥協性,妨礙了和平的政治活動,從而影響最後恢復合法政府及重建剛

果統一與完整的可能性。同時這些活動直接間接對於技術方案也有影響……。”〔同上,第五十五段。〕

秘書長已經指出這些事實,而比利時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批評〔S/4585〕並沒有使我們改變這種看法。

二九. 根據我方纔所說的話,我們所不得不下的一個合理的結論是使比利時必須停止它在剛果的干涉,撤退它的軍事與同軍事人員,遵守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的大會決議案,尤其是其中禁止給剛果以任何軍事協助的第六段。

三〇. 這就是我們與錫蘭和賴比瑞亞代表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的目的,也就是賴比瑞亞代表方才所提出的那個決議草案。在我們看來,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這個決議草案能夠通過而得到實行,它對最近受到這許多痛苦的一塊地方的和平與安定的恢復,當有幫助。

三一. 我方才說過,如果卡薩伯朗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能夠實行,我們希望如此,這些決議就能夠成為積極解決剛果危機的一個基礎。

三二. 最後,我希望向諸位重述九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聯合國共和國總統所說的話作為結束。他說,阿拉伯聯合國共和國認為剛果的問題應該恢復原來的狀況。他說,“要改正錯誤一定要恢復原狀”。⁸

三三. Mr. BARCO (美利堅合衆國): 這次安全理事會之被召集開會是來討論蘇聯指摘比利時在秘書長的協助之下,直接對剛果共和國侵略的問題。蘇聯提議為對付這所謂的侵略,聯合國應該中止盧安達烏隆提的託管協定,解除剛果共和國國境的武裝,釋放魯孟巴先生,把所有民用的飛機場、廣播電臺和其他設備交給剛果的不滿份子與反叛份子。

三四. 秘書長及比利時政府提供的文件中所述的實際情形與蘇聯的指控和所要求採取的行動距離是如此之遠,實在使我們沒有辦法對於這些指控作不同於最近安全理事會所收到的指控的處理。

三五. 依照蘇聯一向的作風,他們對着蚊子開起一個大礮來。說比利時侵略剛果共和國,至少也可說是完全捏造。自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理事會為剛果問

題開會以來,不幸情勢並沒有什麼改善。要是有什麼變化的話,只有更壞了。不過變壞的原因,並不是構成蘇聯控訴主要骨幹的那些單獨事件。其所以更壞是因為剛果的叛亂份子受了外界的鼓勵與積極的協助,繼續藐視其地位曾經得到極大部份聯合國會員國承認的剛果合法首領卡沙扶布總統的權力。我們只能斷定現在被蘇聯用作要求召開會議藉口的事件被故意誇大了,歪曲了,其目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六. 至於所發生的這件事情,美國看到達亞爾大使最近的報告〔S/4606 and Add.1,第七節。〕說,聯合國軍已經得到盧安達烏隆提的保安處長的保證,現在該託管領土中已經沒有剛果的軍隊了,今後亦不會再讓他們進去了。比利時代表給秘書長的信〔S/4621〕中也重申了同樣的保證。而且昨天比利時代表又以最肯定的方式重申這些保證。因此如果確有理由要開這些會議的話,那麼現在這個理由已經消逝了。

三七. 鑒於蘇聯本身違背聯合國精神而進行的單獨干涉——恐怕這還不止蘇聯一國——無怪蘇聯的指控只講布卡阜事件,而忽略剛果受困的基本問題。這個基本問題就是外界支持叛亂份子,以破壞國家元首的合法權力。奇怪的是蘇聯在提出這個控告的時候,用一個要各國不給剛果以軍事援助的決議案為基礎,可是他在安全理事會中卻否決了一個有這樣一條規定的決議案〔第九〇六次會議〕,而就在那個時候 Mr. Zorin 明白表示蘇聯準備採取自由行動。後來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以絕大多數通過了這樣一個決議案,可是蘇聯卻不是這決議案的一個支持者。

三八. 美國始終堅定的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方案,支持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即除了在聯合國的主持之下不准以軍事人員、軍事器材與供應輸入剛果的規定。這個決議案是對所有的人都適用的,不論其政治信仰如何。我們歡迎蘇聯能夠在言行上公開表示,它的確能夠遵守它現在用來攻擊比利時的那個聯合國政策。我們希望蘇聯能夠改變它的立場,支持聯合國達到它在剛果的目標。但是至今還看不出有這種跡象。事實上,蘇聯不斷的攻擊秘書長和拒絕交付它對聯合國在剛果軍隊費用的攤款,或聯合國在近東的緊急軍費用的攤款,藉以癱瘓聯合國的工作。繳付聯合國在剛果的費用可以幫助表示蘇聯是願意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而不是要加以阻撓的。蘇聯一天不付聯合國在剛果費用的攤額,我們就可以斷定蘇聯的控訴並不是真正關心剛果,而只是為了要促進它自己

⁸ 同上,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一卷,第八七三次會議,第一二八段。

在剛果的目的。給剛果軍隊以充分的物質及政治支持，對於剛果人民的幫助當然是要比文件 S/4614 和 Mr. Zorin 昨天的演講〔第九二四次會議〕中歪曲的指控多得多。

三九．我們聽到蘇聯代表說，顯然就爲了這件事情，應該取銷比利時爲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管理當局的資格，讓該領土立刻獨立。主張強迫比利時這樣子放下它的責任，當然也是蘇聯不負責任的表現。至於盧安達烏隆提的獨立問題，比利時代表昨天已經指出，現在正在依照經大會絕大多數通過的決議案作必要的安排。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委員會正在赴該領土的途中去監督選舉。將來該委員會將參加一個圓桌會議來促進該領土的獨立。該委員會將向託管理事會及大會報告，託管理事會及大會將來一定要確實認爲已經採取了走向獨立的必要步驟才行。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蘇聯的話是在散佈迷惑與猜忌的種子，使已經非常混亂的這一塊非洲地方更趨於混亂。

四〇．不過，我們一定要問一問自己，在這種情形下，安全理事會應該怎樣。要使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不直接牽入剛果鬭爭的目的，似乎已經秘書長報告與比利時當局的保證達到了。

四一．同時，在剛果情勢中一定要遵行的一般原則，非常明白。所有的國家必須誠心誠意完全履行現在聯合國有關剛果的各項決議案的規定與精神。應該讓剛果人民自己和平的來調和他們內部的意見。聯合國軍隊應該加倍的努力來維持法律和秩序。如果這些經聯合國屢次通過的原則能得到所有有關方面的全力支持，我們一定能够希望這個對世界和平充滿危機的混亂情勢有重大的改進。

四二．我還覺得一定要再說一說對於這個問題的另外一種感想。我已經說過，外界對於剛果內政的干涉是現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所必須討論的基本問題。不幸，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只有部份的成功。對於現在這種情形蘇聯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不過，爲說明事實真相起見，我們不得不說利用不幸的剛果人民以追求一己目的者並不正是蘇聯一個國家。有些人在聯合國中侈談反對外界干涉剛果問題，但其本國政府就在遂行着對剛果問題作同樣干涉的政策，也許其干涉的原因與蘇聯有所不同。安全理事會的主要責任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可是有些理事國恐怕並沒有做到不使這種情形的發生。這也是必須要在紀錄中說明白的事實。

四三．Mr. WIJEGOONAWARDENA (錫蘭):安全理事會在其最近幾次會議中處理到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對剛果共和國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我指的是秘書長節略〔S/4606 and Add.1〕中所述的情報。

四四．理事會知道，秘書長在他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給比利時代表的“口頭節略”〔同上,第二節。〕中說，他希望比利時代表注意，他在那一天從可靠方面得到情報，剛果當局曾請比利時駐布拉薩市大使准許開往布卡阜的剛果國軍使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的烏松布拉飛機場。秘書長還說：

“秘書長確信鑒於該託管領土的地位與託管協定的規定當不會給剛果當局以這種權力。不過，由於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覺得責任所在，應請比利時代表注意大會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第六段的規定。”

四五．比利時代表在他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口頭節略”〔同前,第三節。〕中證實了秘書長所得到的情報，他還說：

“比利時政府接到剛果共和國總統向他所提的請求時得悉已有一隊剛果國民軍在烏松布拉降落了。

“因爲他們已經降落了，比利時政府就命令盧安達烏隆提的總督要這枝軍隊立刻離境開往剛果的邊界。”

四六．在秘書長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給比利時代表的“口頭節略”〔同上,第五節。〕中我們還可以知道關於這件事情的另外一些情形，秘書長說：

“託管領土中的人顯然對於軍隊的降落及幫助他們過境到要到的地方去，有過支持。秘書長覺得很難相信這種支持是由盧安達烏隆提的人未經該託管領土比利時負責當局的知道而給與的。”

四七．再說清楚一點，我現在引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秘書長派駐剛果特別代表報告書中第一段話〔同上,第四節。〕。達亞爾大使在報告書中說：

“在飛機場，他們”——這是指從魯路阿堡空運到烏松布拉的莫布土上校的人——“隔了二十一個小時，上了由歐洲人駕駛的十輛卡車。他們於午夜後離開烏松布拉，在盧安達烏隆提境內馳

行，一直走到離開魯西西橋幾百碼的地點。到了橋頭，他們下了車，這些卡車又開回烏松布拉。”〔同上，第十二段。〕

四八．秘書長在他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口頭節略中，要求一定要命令比利時政府在盧安達烏隆提的官員，如果剛果的軍隊假道該託管領土來支持其軍事行動，那末根據守正不阿的責任應該把這種軍隊解除武裝，於必要時應該把它們看管起來，保證他們不從事軍事行動。我相信在座諸位，沒有人能夠不同意這個要求。這種相當於國際法中對於中立國所要求的義務，秘書長認為是從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中不干涉的義務來的。

四九．關於這個問題，我聽了上次會議法國代表引述託管協定第九條第一項來支持比利時之給莫布土上校的人以過境方便的話，甚感興趣。我不能同意法國代表的話，因為這一段應與第九條合起來看，第九條的目的在於保證在社會、經濟、工業、商業方面給聯合國會員國及其國民以同等待遇。我實在看不出這些人之過境與上面所說的條件有何關係。

五〇．比利時政府的行動，違背了比利時自己投票贊成的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的第五段（a）及第六段，違背了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過的盧安達烏隆提領土託管協定第四條與第五條第三項（b）規定的義務，也違背了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和八月九日的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S/4387，S/4405，S/4426〕，在錫蘭代表團看來，比利時這種行動，就剛果共和國目前情勢與其身為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管理當局的地位來說，都是一種嚴重而極可遺憾的破壞國際義務的舉動。

五一．錫蘭代表團仔細聽過比利時代表對理事會的發言，又仔細研究過比利時代表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給秘書長的“口頭節略”〔S/4621〕。我們看到該文件中有“目前盧安達烏隆提已無剛果一兵一卒”之語。其中還說比利時政府“已經命令地方當局今後反對任何未經准許之過境，且不擬准許任何新的過境”。從這些話中，不論我們所作的結論如何，錫蘭代表團深覺已往的事情已經引起了非常嚴重的憂慮。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現在已經改正了，或者就要改正，不過像這樣嚴重的一件偶發的事情，需要我們對於它所引起的若干重要原則作鄭重的思考。

五二．第一，比利時當局之便利莫布土上校的人從盧安達烏隆提的烏松布拉過境到剛果共和國的基卓省，完全不符合會員國對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應於充分合作的義務。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達亞爾大使的報告書〔S/4606 and Add.1，第七節〕明白指出這個行動給聯合國在該地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工作製造困難。局勢因而緊張了，以報告書的話來說，“在恐懼與緊張中有一種挑釁的作用”。秘書長在他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給比利時代表的“口頭節略”〔同上，第六節〕中特別強調這一段話，他說：

“不管聯合國採取什麼原則來維持法律與秩序，其他負責方面，如不以嚴格遵守聯合國所定的原則來加以支持，那是不會有效的。事實很清楚，在目前保護的任務祇有聯合國始能擔任；事實上任何想由其他方面來加以保護的企圖不但是違背聯合國所採取的立場，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只會嚴重加深目前的危機。”

五三．第二，這裏面還有一種極大的危險。當去年七月十三日午前〔第八七三次會議〕辯論聯合國立刻對剛果共和國給與協助的問題的時候，錫蘭代表曾經說過很短的一段話，其中指出這件事情的危險性，不一定就限於剛果共和國，他很可能會引起絕大的爆發。聯合國的迅速行動把那個迫在眉睫的危機應付過去了。迄今為止我們尚可以加以控制，但我們如果不小心的話，這個危機是隨時都可能爆發的。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比利時的行動是非常不幸而非常可以遺憾的。在錫蘭代表團看來，不管過去比利時與剛果的關係如何，這個舉動就是一個國家——而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爲剛果境內爭端一方出而干涉，讓它得到通過其所管理的鄰近領土的便利，以左右剛果共和國內部的鬭爭而妨礙聯合國的工作。這件事情的後果是嚴重到不堪設想。我也不想再說了。

五四．第三，這個爲比利時所管理而又爲比利時當局用來做這件事的毗連剛果共和國的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的地位如何呢？這是比利時根據聯合國託管制度而在管理的一個領土，而比利時卻利用這個託管領土來對聯合國在鄰國的工作爲難。還有什麼事情會比這個更可遺憾的嗎？事實上，這次是以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爲基地，來對付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件，決不能讓它繼續下去的。事實上錫蘭代表團認為這一件事情需要我們對於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所通過的盧安達烏隆提

託管領土協定重加考慮。這一個託管領土之會被用作託管協定規定以外的用途，當然是使我們感覺到非常不安的。

五五．說到這裏，我希望徵引印度國防部長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在理事會中所說的一段話。他說：

“我現在來談另外一種情形。這種情形比前項還要嚴重。這裏我並不根據報紙上的報導。我現在代表敝國政府說話。我們相信比利時已經把軍隊集中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這是極其違背憲章和比利時所加入的各項協定的事。盧安達烏隆提的軍隊已經超過一個託管領土的需要。爲使一個託管領土不作此項用途起見，安全理事會

必須要加以制裁。”〔第九一七次會議，第一二六段。〕

這些話是不解自明的。錫蘭代表團認爲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所發生的事件一定要以這個廣大的角度來看。

五六．最後我還要強調一點。這些事情是不能忽略的。安全理事會必須盡其應盡的責任。爲了這個緣故，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與錫蘭共同向理事會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S/4625]。這個草案清楚明確而且是不過分的。錫蘭代表團希望它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而通過。

午後五時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é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26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22154
Feb. 1963-100